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四章 阿育王与大天

第一节 阿育王的事功

佛教分裂与阿育王

佛教经过第二次结集之后，在对律的态度上，虽已分成上座及大众两部，在教团的义理上，尚未有显著的对立现象。但到阿育王的时代，则已从律制的争执发展为义理的辩论，而且进步自由的大众部，已在中印度取得了优势，根据上座部说一切有部的《大毘婆沙论》卷九九（《大正藏》二七·五一—页下）的记载，把阿育王牵了进去，说阿育王党同贼住比丘大天的一派，把上座长老们的意见忽视了，所以逼使上座们进入西北印的迦湿弥罗，与中印的进步派分疆教化。

这虽是上座有部的一面之词，但从深一层考察，摩揭陀地方始终是自由思想的温床，保守派的不受多数人欢迎，当是可能的，进步派因合於时流为众所归，并受到国王的取决多数派而保护之，也是情理之常。

印度的王统

阿育王即是阿输迦王（Asoka），他是孔雀王朝（Maurya Dynasty）的第三位君主。印度是个文明悠久的古国，印度之有信实的年代可考，却在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开始。

因此，在未介绍阿育王以前，先略介印度的历代王统，以观印度史事演变的梗概。

（一）摩诃三摩多王统：这是最早的王朝，散见於《四分律》、《有部律破僧事》、《佛本行集经》、《众许摩诃帝经》、《起世经》、《长阿含经》、《彰所知论》等九种经律中，各传王名不一，且亦没有时间的记载。

（二）月统王统（Candravam. 'sa）：见於印度神话辞书。

(三) 日统王统 (Su-ryavam.sa) : 见於印度神话辞书。

(四) 苏修那迦王统 (Saiga Dynasty) : 这是孔雀王朝以前的摩揭陀国, 也可以算是正史启蒙时期, 相当於西元前六、七百年或四、五百年顷。见於佛经中的十六大国, 即在这个时代; 但其每一王的年代, 仍然不易清理。

(五) 孔雀王统 (Maurya Dynasty) : 约在西元前四世纪至二世纪顷。此期间佛教大盛。

(六) 熏迦王统 (Sun.ga Dynasty) : 约在西元前一百八十年顷至八十年顷。第四王补砂密多罗初年, 中印有法难, 南北印的佛教转盛。

(七) 迦纳婆王统 (Kan.va Dynasty 又作康瓦王统、迦恩婆王统) : 仅四十多年。

(八) 案达罗王统 (Andhrabhr.itya Dynasty) : 西元前二十七年至西元二二六年。

(九) 贵霜王统 (Kusam. Dynasty) : 此时印度的南方为案达罗, 北方为贵霜, 这是大月氏的一族, 其有最着名的统治者便是迦腻色迦王。马鸣、龙树、提婆、达摩多罗、诃梨跋摩、弥勒等名德, 均出此时代。为西元前数十年至第三世纪之末。

(一〇) 笈多王统 (Gupta Dynasty) : 西元四世纪初至六世纪初的时代, 无着、世亲、罗什、戒贤、坚慧、觉音等均为此时期人。并有那烂陀寺的创建, 密教亦开始渐盛。中国的法显此时赴印, 安慧、陈那、清辨、护法等, 也在这一阶段出现。

(一一) 戒日王统 (Vardhana Dynasty 音译伐弹那) : 约当西元第六世纪初至第七世纪中叶。此时有龙智盛化密教, 月称在中印大弘空宗, 玄奘西游, 法称再兴因明。

(一二) 波罗王统 (Pala Dynasty) : 这个王朝并非直接继承戒日王朝而来, 然亦颇信佛教, 此时密教特盛。

以上王统, 多依摩揭陀为中心而予以介绍的。因为印度王统太繁杂, 只能举其大要。

戒日王朝以后, 印度王邦林立, 王朝迭起, 到了西元十二世纪, 回教入侵而王朝覆灭, 佛教亦因而在印度绝灭! 这已到了中国南宋宁宗的时代。佛教起於印度, 垂一千六、七百年而亡, 原因何在? 到本书第十二章中再说。

阿育王其人

孔雀王朝的先世系统不明, 但其不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则无疑, 有人说阿育王的祖母是贱民阶级出身。在西元前三二三年, 阿育王的祖父旃陀罗掘多王 (Candragupta) 创立王业, 经第二代宾头沙罗王 (Bindusara), 到第三代阿育王即位, 是西元前二六八年, 这是根据南传《善见律》、《岛史》、《大史》、缅甸传说的记载, 惟迄目前, 阿育王即位之年代, 尚有学者在努力考订中。(参见本书三二、三三页)

据传说，阿育王生得很丑，性格顽劣，很不得父王的欢心，适巧北印度的德叉尸罗

（Takkasila）地方发生变乱，宾头沙罗王即派他去平乱；这是有意送他去死的，所以军队的武器装备都很差。想不到智勇兼长的阿育王，竟然达成了这个任务，做了那里的总督。因此深受朝臣的拥护，等待父王一崩，他就杀了很多的兄弟，自己掌握政权。大概是因基础未稳，故到四年之后，在他二十五岁时，始行灌顶即位的大典。依传说他有一百零一个兄弟，被他杀了九十九个兄弟，只留一个帝须未杀。但从当时所刻的敕文中，尚有述及他与各弟兄间的情形，可见传说之不足全信。

据传记所载，他的父王是受他胁迫而死，掌权后大杀昆仲，又置地狱之刑以处置人民，同时征伐南方的羯陵伽国（Kalinga）即今之阿里沙省（Orissa），屠杀无数，所以他有一个「暴恶阿育王」的臭名。

据研究，阿育王皈依佛教，可能是在征伐羯陵伽的前一年；当他见了征伐杀戮的惨状之后，便大生悔心，回来后即亲近僧伽，修持佛法，并以轮王政治的理想自许，以和平的正法来建设繁荣安乐的社会，近代由大磨崖法敕第十三章中，也发现阿育王曾有：「依法胜，是为最胜」的诰谕。

阿育王与佛教

从此之后，阿育王的一言行，均与佛教有关，研究阿育王的资料，除了梵文的《阿育王譬喻》（Asokavada-na）、汉译的《阿育王经》及传等之外，近代学者所注重的尚有：1.大磨崖法敕七处，分为甲篇十四章、乙篇二章。2.石柱法敕六处，甲六章、乙一章、丙二章。3.小石柱法敕四处，四种。4.小磨崖法敕，甲七处三种、乙一处一种、丙一处一种。5.石板。

此等古物是於西元一三五六年以后即被逐渐发现，到了西元一八三七年以后，始由甫林切补氏（J. Prinsep）陆续发现，而根据语源学并得到梵语学者的协助，译成了英文。

根据大磨崖法敕第一至四章、十一章，及石柱法敕第五章、七章等的记载，阿育王在即位后曾特赦囚犯二十五次，每年开无遮大会一次，此外，禁杀生、行布施、植树、修道路、凿井、造佛寺，并建佛塔，遍及全国。又设立正法大官（Dharma Mahamatras），巡回各地以宣扬正法，广施仁政，爱护万民。阿育王曾亲自巡礼佛迹，到处竖立石柱，刻敕纪念。此等石柱现尚有部分残存，已被印度当作古文物的珍宝，收藏保护。阿育王爱护动物的遗风，在印度迄今不

衰。

又从敕令的刻文中证实，阿育王曾派遣正法大官至外国弘化，见于法敕中的有希腊五王国：叙利亚、埃及、马其顿、克莱奈、爱 劳斯。此一地域是后来耶回二教的发祥地，佛教给他们的影响，可以想见。向东方则派到柬埔寨。根据佛教教义，以宣扬和平的重要，增进国际的亲善。

因此，史家每以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之拥护基督教，来比拟阿育王之拥护佛教。实则颇为不当，君士坦丁不容忍异教，且其目的是一种政治的手段；阿育王却在石刻的敕令中告谕人民，不得诽谤邻人的信仰，印度教有名的《摩那法典》，也即在此时成立；宗教的容忍乃被视为当然；其弘扬佛法，乃纯出于敬信佛教而奉行仁民爱物的正法。

当时印度的版图之大，堪称世无其匹，东部边界到达孟加拉湾，北方的尼泊尔及喀什米尔两个王邦，亦入其统辖范围，南部疆界扩展至波娜河（Panna River）即今之海德拉巴省以南的吉斯特那河，西达阿拉伯海，西北则抵达今日阿富汗境内的一部分。

据《善见律》卷二（《大正藏》二四·六八四页中）说，阿育王即位第十七年，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，于华氏城召集长老一千人，从事第三次结集，费时九个月。又据说南方巴利藏的《论事》（Katha-vatthu），即是此次华氏城结集的具体成果。

结集之后，阿育王即派遣了大批的传教师，分赴各地弘传佛法。据《善见律》卷二（《大正藏》二四·六八四页下—六八五页上）所载，他们的领导者及其所到的地方如下：

（一）末闍提（Majjha-ntika），派至罽宾、犍陀罗咤（Kara-Gandha-ra），即今北印之喀什米尔等地。

（二）摩诃提婆（Maha-deva 即大天），派至摩醯婆末陀罗（Mahisakamanda-la），即今南印之卖索尔等地。

（三）勒弃多（Rakkhita），派至婆那婆私（Vanava-si），今地未详，或云在南印。

（四）昙无德（Yonaka-Dhammarakkhita），派至阿波兰多迦（Aparantaka），即今西印之苏库尔以北。

(五) 摩诃县无德 (Maha-dhammarkkhita)，派至摩诃勒[口*宅]国 (Maha-rat.t.ha)，即今南印之孟买。

(六) 摩诃勒奔多 (Maha-rakkhita)，派至與那世界 (Yonakaloka)，即今阿富汗以西。

(七) 末示摩 (Majjhima)、迦叶波 (Ka-syapa 又作迦叶惟) 派至雪山边 (Himavantapadesa)，即今尼泊尔一带。

(八) 须那迦 (Sonaka)、郁多罗 (Uttara)，派至金地 (Suvan.n.abhu-mi)，即今之缅甸。

(九) 摩晒陀 (Mahinda) 等，派至师子国 (Tambapan.n.id1-pa)，即今之锡兰。

由此可见，佛教在阿育王时代，即已成了世界性的宗教。他以佛教的教化，沟通了亚洲、非洲乃至达於欧洲的边缘，负起了洲际的和平使命。

甚至有人以为，《历代三宝记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二三页下）所说，秦始皇时代到达中国的西域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，虽其传说无征，却与阿育王的时代相当，或即也是受阿育王派遣的一支传教师罢。（印顺法师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五章第三节九五页）

阿育王对於佛教的功劳极大，对於印度历史的贡献至钜，所以有了一个「正法阿育王」

(Dharma-A'soka) 的美称。但他所建的伟大寺院，现均无一幸存。其所建堵波，玄奘所见不下五百，现所发现者，只有二处：一为桑 (San~chi) 之一聚，一为婆尔呼特 (Bharhu-t) 之塔。其所建石柱或石幢，玄奘见有十六处，现只有九处了。

两个阿育王

据南方所传，佛灭百年，毘舍离七百结集，是在迦罗阿育王 (Kala'soka) 时，从此分为大众上座二部。第三结集则在佛灭二百二十年顷的正法阿育王时，是为贼住比丘起诤而行结集，从此以后，即由大众部分出东山等六部。

但以北传所记，佛灭百年有舍离七百结集，国王为谁则不明，佛灭百一十六年后（《十八部论》，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八页上，谓百一十六年），《善见律》卷一（《大正藏》二四·六七八页中）谓佛灭百一十八年后阿育王统领阎浮利地，因大天五事之诤而分为大众及上座两部，乃

为阿育王时；佛灭二百年满，因大天五事之诤，嗣后大众部分出东山等三部。

因此，南传有两个阿育王，北传只有一个阿育王。南传的第一个迦罗阿育王的年代，则相当於北传的《十八部论》等所说的阿育王。南传的第二个阿育王是第三结集的中心人物，第三结集也是出於南传的记载，他却比北传的阿育王晚了一百多年。北传《大毘婆沙论》卷九九（《大正藏》二七·五一—页下），也明白地说：时国王阿输迦（即阿育王），党於大天，欲悉杀上座部之圣僧，故彼等去而往迦湿弥罗国。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三（《大正藏》五一·八八六页中），也有类似的记载。此两说均谓在佛灭后第一百年的事。故此实为佛教史上最难清理的问题。

若细加考察，阿育王时的论诤是有的，但也未必就偏於大天一派的进步思想，依《善见律》（《大正藏》二四·六八三页中）的记载，阿育王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，选择了一千位够资格的比丘，评议论诤的谁是谁非，帝须被迎自阿~~体~~河山中，他是波利多系——上座部分支的人物，即是以上座部的立场而同情大众部思想的分别说系，他之不为极端上座部所满意，乃是可能的。他对大众部的思想，做有分际的认可，也必是事实。此次之称为结集，并且费了九个月，想必是从教义上做了广泛的讨论。但这年代，绝不如南传所说的，在佛灭二百二十年顷。何以有此记载，则可能与北传在二百年满时的僧团为五事诤论有关。

至於南传将阿育王分为两个，迦罗阿育王，义为黑阿育王，「黑」在佛教多用作恶的意思，例如白业黑业，即与善业恶业同义。所以，南传用迦罗阿育王代表未信佛前的暴恶阿育王（此在北传《阿育王经》，称为旃陀阿育王），又用达摩阿育王代表实践了佛化的正法阿育王。若此说可信，则百年之隔的两位阿育王之谜，便可揭开了。

此一见解，亦为日人荻原云来氏，以及我国的印顺法师所采取，其可信的程度如何，则尚可做进一步的研考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